

断魂剑客侠女情

塞上云飞

著



第六章 菊心剑胆

简丽花一过船来，立时将那位阮堂主放下，并冷冷的斜了宝聪明一眼，似乎怪他不该那么好表现自己。

宝聪明缩缩脖子转过了脸，装没看见。

东方震一见简丽花纵过船来，立即望着船老大，谦声道：
老英雄，你走你的吧……

话未说完，慕容芳已望着简丽花，吩咐道：

“把船钱付给人家！”

简丽花急忙答道：

“银子已付过了！”

慕容芳颌首赞了声好，又望着船老大，道：

“那你们可以回去了！”

船老大却歉声道：

“这怨不得你们！”

船老大只得不好意思的道声“珍重”，敲着小铜钟缓缓离去。

慕容芳虽然在说话，依然对地上的张武定暗加监视，发现他对敲小钟去的船老大也十分注意，显然看出了那是鄱阳湖总分

舵主曲能直伪装的。

现在唯一暗自庆幸的是，张武定还闹不清她慕容芳和简丽花为什么要改扮成村姑，和东方震究竟是什么关系，加之他穴道被制，自然不能说出她的底细。

当然，张武定私自潜逃，投奔了东海帮，也很可能是江镇海派他前去卧底的，否则，何以在水天帮只是一个小小的采买大头目，而到了东海帮，赫然一变而成了一坛之主？

东方震并不知慕容芳现在的处境和心事，立即和声道：

“常姐姐，把那位贺堂主的穴道解开！”

慕容芳急定心事，应了一声，转身急步向那位贺堂主身前走去。

她转身间，观目一看，发现张武定果然目光闪烁，显然东方震称呼她“常姐姐”感到不解。对于一个身穿着布衣，腰插破鞘短剑的青处，居然能拗挥天水帮的一帮之主，自然也不感意外。

莫说在江湖上打滚不少年的张武定，就是稍具常识的普通人，如果知道慕容芳的身分地位，也会大惑不解。

慕容芳走至那位贺堂主身侧，舒掌在他‘命门’上轻轻一拍，立即道：

“起来吧！到那边去答话！”

贺堂主当着杜媚娘、阮堂主、张坛主，以及左右两边大船上的近百弟兄，就是马上杀头，也得表现的光棍些，他哼了一声，挺身站起，同时怒声道：

“我既不是哑巴，他又不是聋子，为什么非要过去答话？有话就快问吧！”

慕容芳原本就已动了杀机，加之她正准备趁贺堂主过去问话之际暗中下手杀了张武定，以除去这个随时揭破她身份的心

腹大患！

这时见贺堂主不过去，立即冷冷一笑道：

“如果姑娘我数到三你还不举步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被四个女侍卫扶起的杜媚娘已怒声道：

“贺志强，叫你过来你就过来，到了这时候，你还逞什么英雄，顾什么颜面？”

慕容芳也立即跟在贺堂主身后前进。

她前进非常自然，右半身正巧被贺堂主的身体挡住东方震看不到，宝聪明的视线则被她自己挡住了。

就在贺堂主走过张武定身侧的同时，慕容芳的目光虽仍望着东方震，垂下的右手，却屈指连弹，三缕指风，直奔张武定的“璇玑”、“九尾”和左右“乳根”。

这四道大穴，任何一穴中风均可致命，因为都是人身死穴。

慕容芳何以连指弹四指？

她是担心目不能斜视，怕有了差误。二呢，也怕东方震在张武定身上已经施展了什么闭气武功，而能抗拒她的指风。

慕容芳跟在贺堂主身后，直到贺堂主在东方震面前六七步处停止，她才继续前进，站在东方震的身侧，听东方震问些什么。

东方震却望着贺堂主，淡然问：

“你的穴道解开了没有？”

贺堂主却哼声道：

“不解开我能走过来吗？”

东方震晒然一笑道：

“那也未必，你运一运气试试看。”

贺堂主听得神色一惊，立即暗凝功力。

慕容芳立即不安的低声道：

“东方弟弟，我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贺堂主的神情已平静下来。

东方震立即举手，对正贺堂主的你部屈指连弹，同时继续道：

“你现在再试试看！”

贺堂主的面色早已大变，冷汗立时由额头上渗出来，他已不需要再试，因为他的胸部已有了感觉，知道几处处穴道被点了。

杜媚娘一看，也不由惊得面色大变，喘着气怒声问：

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东方震淡然道：

“我们到底是什么人，到了你们东海帮的总坛你自会知道，不过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姓东方！”

说罢，立即转首望着贺堂主，继续道：

“你也不必紧张，你和她们四人一样……”

说着，举手指了指搀扶着杜媚娘的四个女侍卫，继续道：

“只要不暴怒吆喝，运功搏斗，至少有七天日子好活，不由惊得同时发出一声尖叫！

贺堂主却厉声道：

既然七天之后仍然要死，何必多活七天，多受七天的羞辱。”

东方震立即道：

“我的话还没说，你紧张什么？”

说此一顿，特地举手一指，正色警告道：

“你方才暴怒厉喝，已经损伤了几处穴道，不过，不太严重，仍可医好，如果你再暴怒吼叫，就是神仙下凡也不救不了你了！”

贺堂主闻声一惊，不时暗自运气，发现丹田之气果然更不易凝聚了。

由于有了这一发现，只得放缓一些颜色，但仍沉声道：

“你究竟打算怎样，请你明说好了！”

东方震道：

“也没什么，只是有几个问题请你答覆！”

贺堂主当着杜媚娘的面，不便过于妥协，因而沉声道：

“只要在下知道而又能答覆的，在下一定明告”

东方震颌道首：

“好！我问你，你们东海帮的势力远在海上，何以入侵长江？”

贺堂主急忙道：

“我们东海帮的船只人员，从不进入长江水面。”

东方震晒然一笑道：

“今天午前，你们东海帮的人还和天水帮的人在湖口码头上大打出手。”

贺堂主听得神争一惊，杜媚娘却已怒叱道：

“完全胡扯，要说在海门两岸发生小冲突还有可能，因为天水帮怕我们侵犯了他们的利益。如果说在湖口码头上，那根本是胡说……”

慕容芳担心东方震怀疑，赶紧哼声道：

“这是方才的船老大说的，我们只是看到湖口码头上有许多人在械斗吆喝罢了！”

杜媚娘立即哼声道：

“那是他们天水帮故意制造出来的假象……”

慕容芳听得心中一惊，故装迷惑的问：

“这就怪了，据我所知，你们的势力在海上，他们的势力在江上，你们井水不犯河水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杜媚娘已沉声道：

“你们那里知道，天水帮一直希望东海帮将总坛撤出崇明岛，完全至海上，至少也该把海门以东的南北两岸的利益交还给他们天水帮。”

东方震立即不耐烦的说：

“这是你们帮会间的利益冲突，我们且不去管它，但是，你们三艘大海船深入长江，总是事实！”

杜媚娘沉声道：

“我们是前去天水帮找慕容芳谈论事情，解决问题，前去他们总坛，当然要经过此地！”

慕容芳听说杜媚娘是前去天水帮的总坛找她论事情，虽然心中很想知道原因，却绝对不敢开口询问。

简丽花见慕容芳默不吭声，当然也不敢开口。

东方震却沉声道：

“你们去你们的天水帮，怎可任意在江上放响箭，拦客船？”

贺堂主急忙道：

“那是因为你们的大江船，非常像天水帮帮主慕容芳出巡的大江船，所以我们才发响箭制止。”

东方震淡然道：

“相同的船只太多了，你们总不能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杜媚娘已沉声道：

“不，据曾在天水帮任过职的张坛主说，你们船上的三条帆桅杆顶上，各有一个发光金球，所以他才认定是慕容芳出巡各地，检察各舵的大江船！”

慕容芳听得暗自心惊，不由观目偷看了一眼神情暗透焦急的简丽花。

东方震接着又问：

“你们说的那位张坛主呢？”

贺堂主立即回身一指道：

“就是躺在那边的那一位！”

慕容芳见问，不由暗暗庆幸，知道东方震必然会叫张武定过来问话。

心念间，观目一看，发现仰面躺在那连的张武定，张口瞪眼，神情恐怖，显然已经气绝身死。

但是，她对张武定的死相却感到忧虑，因为，如果让东方震看到了，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。

果然，只见东方震向着宝聪明，吩咐道：

“宝师弟，把那位张坛主的穴道解开！”

说到“解开”二字时，右手中食拇三指捏成一个“品”字形，并向着定聪明照了照，显然在暗示宝聪明，他方才是用的什么手法，点了张武定的穴道。

宝聪明一看，立即应了声是，急步向张武定的身前走去。

走至近前一看，宝聪明的神色一惊，脱口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

“师哥，这家伙被俺摔死了！”

慕容芳一听宝聪明自承过错，心中暗自欢喜，她当然希望东方震信以为真。

岂知，东方震听后目光如电一闪，竟急步迳向张武定的尸体前走去。

慕容芳一看，心知不妙，也不安的跟在东方震的身后。

贺堂主听说张武定被摔死了，先举目看了一眼神情惊异的杜媚娘，也转身走了过来。

只见东方震起至张武定的尸体前，定睛一看，弯腰伸手，抓

住张武定的衣襟一扯，“哧”的一声裂帛声响，张武定的胸衣立被撕开了。

慕容芳定睛一看，花容立变，她绝没想到东方震会撕开张武定的胸衣来察看。

根据这一点，她断定东方震对她的身份已开始怀疑了，撕衣察看，只是进一步加以证实，而让她慕容芳无所遁形而已。

因为，张武定的胸部一露出来，立即发现在他的左右“乳根穴”，以及“璇玑”“九尾”上，各有一个血红般的小圆点。

显然，这不是宝聪明摔死的，而是有人暗中点了张武定的死穴。

由于左“乳根穴”和“璇玑穴”上的红点偏了，自然是盲目点出，由于现场没有人俯身伸指，当然是以“遥空弹指”点出。

宝聪明看傻了，不由望着东方震，不解的问：

“师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“黑邪截脉”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东方震已望着神情震惊的贺堂主，沉声道：

“现在请你命令他们，船马上转回你们总坛去，我要见见你们帮主江镇海！”

杜媚娘一听，心中又惊又怒，不由怒声道：

“东方震，既然你是冲着老娘来的，那就一切唯老娘是问好了，用不着把事情再扯到江镇海身上。”

东方震沉声道：

“我并没有招惹你们，是你们来骚扰我，既然碰上了，那就把济南吕祖观仙姑下凡的事一并解决算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杜媚娘已怒吼道：

“好了，我承认济南吕祖观的下凡仙姑是我，要杀、要剐，任凭于你，现在就动手好了。”

说话间，怒目瞪着东方震，并挺了挺高耸的胸部。

东方震却淡然摇头道：

“不，我本来就要去一趟崇明岛，只是因遇到你而提前了！”

说罢，又转首望着神情迟疑的贺堂主，以警告的口吻，沉声道：

“贺堂主，坦白对你说，你还有四天日子好活，如果超过了四天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了！”

贺堂主一听，只得依然举步，迳向船后走去。

杜媚娘一见，脱口怒叱道：“站位！”

刚刚举步的贺堂主，只得又刹住了脚步。

杜媚娘继续怒声道：

“你忘了我们是奉命前去天水帮了？”

东方震立即道：

“再去天水帮，不但贺堂主和你的四个心腹爱婢都活不了，就是你也没命。”

岂知，杜媚娘竟突厉叱道：

“老娘我本来就不想活了！”

厉叱声中，竟鼓足浑身真气，腾身上跃，促出双臂就准备向东方震扑去！

她的四个贴身女侍卫一看，不由同时发出一声尖叫！

就在她们尖叫的同时，刚刚跃起的杜媚娘竟“咚”的一声跌在了面前两步处，“哇”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来。

四个背刀女侍卫一看，再度惶叫一声，纷纷蹲下身去慌急察看。

东方震一看，两道浓眉立时蹙在了一起，转首望着宝聪明，淡然问：

“你身上可带着师父精制的‘凝血还气丹’？”

宝聪明立即愁眉苦脸的说：

“那是师父要俺带在身上准备万一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东方震沉声道：

“现在救人要紧，给她一粒，快去！”

宝聪明虽然满心不愿，却不敢违背东方震的意思，只得一脸不高兴的向杜媚娘身前走去。

那位贺堂主一看，立即神情黯然的迳身船后走去。东方震宝聪明已将‘凝血还气丹’交给了四个背刀女侍卫中的一人，立即转身走进了厅舱内。

慕容芳一见，先在那个阮堂主的胸前遥空弹了三指，同时警告道：

“只要你规规矩矩的待在船上，不妄动真气，不暴叱厉喝，一到崇明岛，我马上解开你的穴道！”

姓阮的堂主一向自恃武功极高，个性也比较火爆，这时看了东方震和慕容芳的身手，才知道他那点艺业，只能算是武学中的皮毛。

尤其刚才杜媚娘妄动肝火，差点丧命，那还敢再倔强逞能，只得撑臂坐起，颓丧的低下头去。

慕容芳一看，立即向着简丽花一使眼神，两人迳向舱厅前走去。

当她经过正在照顾杜媚娘的四个背刀女侍卫时，并吩咐道：

“将你们帮主夫人抬到舱下去休息，然后留两个人在这儿听候招呼！”

说此一顿，发现四个背刀女侍卫并没有那一个人理她，只得继续道：

“你们只是杜媚娘的身边丫头，东方少侠不会为难你们，只要你们听话，我会先为你们解开穴道！”

说罢，不待四个背刀女侍卫说什么，迳自走进了厅舱内。

举目一看，发现东方震已盘坐在右侧形如台床的阔凳上运功调息，同时也闭上了眼睛。

慕容芳心里当然明白，东方震在为她虚伪的为实，一直在欺骗他而生气。

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这次前去东海帮，正巧遇上了杜媚娘，如果是她用计诱去去东海帮，只怕东方震会马上离她而去。

宝聪明愁眉苦脸的坐在东方震的身侧不远，似乎对给了杜媚娘一粒“凝血还气丹”，仍有些心痛。

他当然不会知道，杜媚娘如果死了，对他们四人的安危影响是多么严重。

舱厅内陈设极为豪华，船面上满铺着红毡，条几前的八仙桌两边的门，一个是通向后舱，一个是通向上面的两个顶舱房间内。

由于海船宽大，陈设也多，较之她慕容芳的指挥座船尤为出色。

就在这时，船身已经移动，果然在调头下行。

船头上的杜媚娘已被抬走，简丽花见宝聪明已在舱厅内坐下，只得站在门外担任警戒。

慕容芳见东方震盘坐在床凳上，也只得在他的对面床凳上坐下来。

她静静的望着盘膝调息的东方震，心里却想着如何才能将他留下来并结为夫妻。

现在，她已经知道了东方震的师父是位异人，但却不知道是那一位？

既是异人，必然住在深山之巅，大泽之间，为了将来跟着东方震前去见他师父时方便，最好能先知道他们学艺是在什么地方。

正待问什么，杜媚娘的两个女侍卫已各自端了两杯香茶来。

守在门外的简丽花一见，立即将其中一人的茶盘接过来，另一个女侍卫也立即停在门外。

简丽花端着茶盘上的两杯茶，虽见东方震闭目调息，依然先在他的身侧床桌上放了一杯，对坐在另一侧的宝聪明，理也没理，看也没看，回身走向了慕容芳身前。

这一次她竟端着两杯茶迳自放在里面的八仙桌上。

慕容芳看得黛眉一蹙，正待说什么，简丽花已低着头走了出去，知道她是在和宝聪明斗气，但仍吩咐道：

“把她们两人叫进来，我有话问她他！”

简丽花轻声应了声是，立即引着两个背刀女侍卫走了进来。

对面的宝聪明却已由八仙桌上自动端了一杯香茶，放在自己的身侧床桌上。

简丽花引着两个女侍卫进来，不由冷冷的看了宝聪明一眼，转身又走了出去。

含着微笑望着两个侍卫的慕容芳，立即轻声问：

“你们两人叫什么名子？”

身材较壮的一个急忙恭声道：

“小婢叫海欧！”

另一个则恭声道：

“小婢叫海燕！”

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的宝聪明听得一笑，正待说什么，蓦见走出舱厅外的简丽花，正隐在门侧身着他悄悄招手。

宝聪明见简丽花招呼自己，起身走向门外。

但是，简丽花却转身向船头走去。

这时大海船已扬起五帆顺流而下，速度极快。

其他两艘大船，迤分左右，遥遥跟在两边，但船面上仍立着不少人监视着这面。

尚未到达船头，简丽花已止步回过身来。

宝聪明立即蹙眉问：

“什么事把俺叫出来！”

简丽花寒着脸，沉声道：

“活宝，我问你……”

宝聪明听得两眼一瞪问：

“你喊俺什么？”

简丽花正色沉声道：

“我喊你‘活宝’不对吗？”

宝聪明却蹙眉不解的问：

“你为什么要喊俺‘活宝’？”

简丽花不答沉声问：

“我问你，你现在是不是活着？”

宝聪明正色颌首道：

“是呀！俺当然活着……”

简丽花立即道：

“活着就该喊‘活宝’，死了就该喊‘死宝’，知道不知道！”

宝聪明楞楞的望着简丽花，既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虽没有反对，却也没有接受。

简丽花正色道：

“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！”

宝聪明楞楞的道：

“你说呀！”

简丽花继续道：

“有一件事你必须弄清楚，我可不是丫头哟。”

宝聪明立即道：

“我也不是书童呀！”

简丽被顶得一楞道：

“可是，东方少侠和我家姑娘总该有个人伺候吧？”

宝聪明竟不高兴的说：

“他们自己都有手脚，为什么要人伺候？”

简丽花听得心中一惊，不由机警的看了一眼仍在舱厅内问话的慕容芳。

她见慕容芳没有注意，东方震仍在闭目调息，因而继续道：

“可是，他们是长辈，你们在山上学艺时，难道你不伺候你师哥？”

俺师哥从不让我伺候，他洗他的裤子，俺洗俺的裤子。”

简丽花却有些生气的说：

“可是，他们的安危咱们总该保护吧？”

宝聪明正色道：

“不是有你保护了吗？”

简丽花正色沉声道：

“我一个人怎么成？要我们两个轮流才行呀！”

宝聪明却不解的说：

“为什么只我们两个保护他们？师哥和常姐姐也该保护我们呀！”

简丽花听得心中一惊，不由又看了一眼舱中问话的慕容芳，压低声音道：

“这样好了，我们现在比武论输赢，如果你赢了我，没关系，你睡觉时我保护你，你吃饭喝茶时我伺候你。”

宝聪明听得眉头一蹙，立即不安的问：

“若是俺输了呢？”

简丽花毫不迟疑的正色道：

“你当然也要伺候我，保护我呀。”

宝聪明却不安的说：

“你是说，俺也要替你洗裤子、洗袜子呀？”

简丽花一听，娇面顿时红了，同时也几乎笑出声来，但仍忍笑嗔声道：

“胡说，女人家的衣物怎能让你们男人洗？”

宝聪明不解的问：

“那……那你要俺作什么？”

简丽花道：

“你只要听我的指挥，帮我做一些事情就好了！”

宝聪明一听，只得无可奈何的颌首道：

“好吧！那你就撤剑吧！”

简丽花一楞，正色道：

“兵器无眼，万一收手不及伤了你怎么办？”

宝聪明却为难的说：

“可是，男的打女的，就是胜了也不光彩呀。”

简丽花一听，顿时大怒，原来宝聪明要徒手对付她的宝剑，不由怒叱道：

“你自信能胜得了我？”

我字出口，飞身前扑，双掌迎空一挥，一掌劈向宝聪明的前胸，一掌拍向他的不小腹。

宝聪明没想到简丽花说出手就出手，只得上身左侧，小腹猛收，简丽花的两掌虽然招式用老，却寸半之差打不到他。

简丽花娇哼一声，进步欺身，简丽花的双掌立时推空。

简丽花再度娇哼一声，猛的一扭柳腰，推出的双掌姿势不变，呼的一声扫向了宝聪明的前胸。

宝聪明似乎早已料到简丽花紧跟而至的就是这一招，就在简丽花扭腰的同时，身形闪电后倒，一双玉臂也正巧随着他的后倒之势，扫了过去。

简丽花确没想到宝聪明看来呆头呆脑，交起手来身法竟是如此灵活？

这时见他一连三招没有还手，不由气得刹住身势，嗔目怒声问：

“你为什么不出手？”

宝聪明郑重的说：

“让你三招后再出手，赢了才有意思嘛！”

简丽花一听，更加气恼，反唇厉叱道：